？？？

“在我们的房间中，有一台老旧的电视。我喜欢我们一同盯着电视没有信号时的蓝色背景发呆的感觉，这种感觉和秋日午后的阳光一样令人安心。我从没与你讲过，我小的时候总会做这样一个噩梦。我被困在一个昏暗的隔间里，面前放着一台电视。那是一台关不掉的电视，上面偶尔会放映我看不懂的新闻。我不想看见它们，在每一个这样的梦境里我都会试着关掉那台电视。我按坏了那台电视的开关，敲破它了屏幕，把那台电视砸得粉碎。但无论电视最后变成什么样子，上面总是在播放着奇怪的东西，然后它会在我的另一个梦境中恢复如初。梦毫无逻辑，人也是一样。可当我们走入人群，我们会发现那里有什么在蛰伏，那东西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有序或是平庸。在那里，我们会成为它的一部分。你想要得到恐惧，但你得不到恐惧。雨滴从天空落下，坠向地面与汪洋，成为了雨滴之外的一切。我们坐在一起，盯着电视，思考着荧屏外的事物，包括从天空坠下的雨滴。”

机构

员工144坐在自己的工位上，嘴上叼着一根没有点燃的香烟。他面前那台显像管监视器所发出的光线在这间屋中略显刺眼，144不由得眯起了眼睛。一条黑色的细线在画面的中央颤抖，卷曲而后伸展，挣扎着，想要喊出什么，但它一次又一次地失败，无声的呐喊就这样不断地被背景噪声淹没。

“呼……你饿了么？”144的同事伸了个懒腰，扭过头来问他。“我一会儿去后勤部那里，用不用我给你带点儿什么？”

“带你自己要的就行了。”

“好，我尽快回来。”

144此时才发觉自己还不知道邻座同事的名字。不过在机构中工作不需要太多的交流，机构的员工们也几乎放弃了自己的名字。

他的同事是一个很独特的人，他时常会这么想。她不像他，她来到机构似乎是为了寻找什么，见证什么。员工144总是有这样一个近乎疯狂的念头：这个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女孩一定是或可能会成为机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等到目送她离开办公室后，员工144把视线放回到面前的屏幕上。与先前不同，监视器上的那条细线像是捕捉到了某物的心跳一般开始有规律地波动。他向门口的警卫示意，然后从桌子下面搬出了一个表面嵌满按钮的笨重黑匣。员工144站起身，走向他左手边的一扇安全门，门口的警卫也跟了上去。门上本应是锁孔的位置被一个三寸左右的显像管屏幕取代，144从黑匣中扯出一根有着红黄白三色接口的信号线，接到了监视器前面的通讯口上。随着门中发出一阵来自背景辐射的噪音，屏幕“咻”地一声关闭了，那扇门打开了一条缝隙。144把黑匣放到门旁的地面上，与警卫一同走进了门。

进门的144面对着一扇不大的单向监视舷窗，舷窗的下方是一副桌椅。144坐到椅子上，摆正了桌面上的笔记本与钢笔，警卫则是将门关好后站在他的身后。一位女性矗立在观察窗对侧的收容室中，缓缓抬起了头，似乎察觉到了其他人的来访。144将桌上的麦克风向自己的位置挪了挪，然后咳了两声，但收容室里的人还没等他做声就先开了口。

“我……必须……回去。”

那人的声音像是微漠的叹息，又像是虚弱的嘶吼。细密乌黑的长发织成的凌乱发辫缀在她的身后，随着不存在的风轻轻摇晃。她抬头看向篆刻在天花板与墙面上的象形文字，片刻后便收回了视线。她的面容有些许消瘦，肤色是往日的白皙被阳光炙烤过的灰白。她身上的囚服已经褴褛不堪，略微发黄的布料使她的肤色显得更加病态。

144没有接她的话，而是回头和警卫发了句牢骚：“祭祀部门是不是又没人管他们的值班室了？”

警卫耸了耸肩，活动了一下步枪握把上的手指。144看不见他的表情，只能将注意力放回收容室里的那人身上。但在144回头的片刻，他看见收容室中的人正盯着自己。她抬起了左手，然后用食指指向对她而言只是一面镜子的观察窗。

正当他发愣时，144的衣领突然被警卫向后扯了一下。坐在椅子上的他失去了平衡，跌到了房间的角落。钢化玻璃爆裂的声音与一声尖啸几乎要洞穿144的鼓膜。他捂住刺痛的耳朵。火药爆燃的产生的焰火与短促的点射枪声在下一刻占据了这个昏暗的房间。

“机构，机构。这里是反应部……”

一声响指把枪声和警卫的话语一同截停。警卫的身影消失在弥漫着硝烟的房间中。144从腰间的枪套中掏出手枪，将枪口对准已经跨出收容室舷窗的那个人，但当他扣动扳机时却发现手枪的保险还停在安全位置，他想要打开保险，不过湿滑的手汗令他的拇指一次次地从那本就不易操作的拨杆上滑脱。

“他妈的，早就说该换了这些个破玩意。”

当144打开保险再次抬头看向那个本该在收容室中的女人时，他在无意中窥见了她双眸中那似乎不属于这个世界的刺眼光亮，扭曲的瞳孔让无处可逃的144几近发狂。

某种奇异的旋律从他的意识深处诞生，并开始在他的脑海中盘旋，燃烧，然后跌入谷底。他感觉到有一束温暖的光芒包裹了他的全身，使得暧昧的甜蜜淹没了他的意识，接着光芒变成了火焰，他看见自己的身躯在一瞬间被燃成灰烬，灰烬之中又钻出无数细密的青藤，将那些枯骨包裹，形成了新的血肉。时间被缩成一点，而后向着未来无限地延展。他听见那段旋律在向他讲述无法言说的愤怒，那愤怒似乎是创口爬满蝇虫，伤疤浸入盐池的痛苦，那愤怒似乎是细微悠长，深入骨髓的濡湿与瘙痒。那愤怒在烧灼他的心智，让这个可怜的机构员工只能在地面上将自己的身体蜷缩起来。

她向前走了两步，然后缓缓地垂下视线，盯着那块支撑着她，也困住了她的地面。伴随着又一声啸叫，她脚下的混凝土被分割成无数微小的立方，而后那些碎块像是漩涡一般向下塌陷。144嘶吼着，胡乱地开了几枪，子弹击中了女人的脖子与手臂，可那对随着身体缓缓下沉的眼球并没有向他的位置转动一分一毫，直至它们完全离开员工144的视线。

嘈杂的脚步声在向这个房间靠近。144让手枪抵住自己的下巴，并祈祷死亡能让他忘记那段旋律。同时他也在庆幸有人在一个恰到好处的时间离开了这个该死的地方。

山岭

“全完了。”

章泽琪看着眼前那台破损得不成样子的装置，发出一声幽幽的感叹。他对着破损装置的外壳踢了一脚，但这一举措并没有使正在发出预热蜂鸣的装置死而复生，反而让它最后的哀嚎也消散了。章泽琪高大却单薄的身体颤抖着，他跺了几脚地上的落叶，口中念着像是咒骂一般的含糊音节。但这些都不能让他死得更体面一点儿。他又站了一小会儿，然后如惊醒一般用袖口擦了擦嘴角的口水，才着手从装置座舱的后方找出帐篷。他将包裹丢到一旁的树下。包裹落地的低沉声音扬起了不少尘土。他抬起头望向悬在地平线上方摇摇欲坠的太阳与包裹着它的昏暗余晖，誓死要与即将到来的夜幕决一胜负。

鸟兽的嘶叫在林间穿行，那是他从未听过的声音。但那在血脉中流淌至今的本能让他加快了手上的动作。章泽琪懊恼地用手掌摩挲着刺痛的后颈，置身其中的惶恐将他的理智按在地上无情地羞辱。他无法理解这种对他而言没有缘由的恐惧，只得加快手上的动作。早一些搭好帐篷，他就能早一些点起汽灯。

天空的大半边已经蒙上靛蓝，那个小小的栖身之所终于立在了章泽琪的眼前。他摇了摇帐篷，在确认地钉没有松动之后从座舱里掏出汽灯，然后坐到地了上，拿下灯罩，用随身的火机点燃了他刚刚套在气嘴上的灯芯。随着气阀的转动，燃气被灯芯的火焰引燃。橙红色的火焰缓缓地包裹住灯芯，将它烧成碳色，碳化的灯芯持续燃烧着，随着周身的火焰扭动自己的身躯。直到黑色完全褪去，灯芯发出刺眼的光。章泽琪罩上灯罩，看着这足以融化周遭黑暗的瓶装火焰在他的面前静静燃烧。

对于迷失者来说，迷失是他们的终点。这里是不属于他的时间，边界迟早会发现他这个躲在过去的小小污点，并让他在时间的混沌泡沫中被无情撕碎——但这已经是他最优的处境了，他本该当即毙命，不过那台装置保护他到了最后。

章泽琪不愿再去多做思考，他提着汽灯走进了帐篷，然后将汽灯挂在帐篷棚顶的吊环上。鸟兽嗥鸣，不绝于耳。直觉告诉他，这种声音永远都不会停止，直至最后一束阳光消散，直至最后一株林木夭折。

他蜷在庇护所中，倾听那个旋律，并因这些片刻前令他无比惶恐的噪音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他此时能听到的最美妙的旋律而感到困惑。但他最终还是选择去享受那来自过去的呼唤。火焰的热量在那大概是他此生最早入睡的一个夜晚，从前没有，之后也不会有。

但再美妙的旋律也无法填充腹中的“饥饿”。这种令他无故腹痛的感觉不是真正的饥饿，他的资源足以让他再在这台破损到几乎无法修复的装置旁折腾两周，只是少到可怜的定额口粮无法让一个正常人类感受到咀嚼带来的快感。在徒然等待的这些天里，他的胃不住地分泌酸液，章泽琪的口腔总是被一股难忍的苦涩占据。他越发觉得与其呆在里被不时涌上来的胃液折磨，然后等待自己在陡然的熵增中化为粉末，不如去做些什么去填满面对毁灭的惶恐与空虚。于是在某一个清晨，章泽琪往嘴里丢进真空包装中的最后一块可可脂球，摸了摸挂在下巴上的胡子，然后抽出手枪，带上半瓶不满的水壶，走出了帐篷。

章泽琪不知道该如何打猎，不过射击也不算是他的弱项。他家乡的老人们有时会提起这项活动，他们谈论它时的论调会莫名其妙地让章泽琪想起在自己少年时走失的那只小猫。

章泽琪向着山岭的深处走去，鞋底碾碎草木的声音似乎在向这里的每一个生灵宣告这位愚笨的捕猎者的到来。所有的生物都能发觉他的存在，而蒙在鼓里的自始至终都只有他一人。尽管如此，章泽琪还是向北走着，走到他的脚开始酸痛，走到厚实的皮靴底部将他脚底磨出肿泡。他每向前踏出一步，记忆中营地的位置就模糊一点。那个在林中几乎无法辨别的黯淡小点就是他在这里活下去的唯一保障。一想到这个事实，烦躁就会涌上章泽琪的心头。太阳已经升到了半空，章泽琪再也无力继续游荡。他停下脚步，靠着一棵随处可见的杜香树瘫倒下去。阳光透过树叶将地面照得影影绰绰——这是他这些天来最熟悉的场景，这让章泽琪有了一种自己未曾走远的错觉。他的眼皮渐渐变得沉重，这时的暖风也恰到好处。但他在无意当中纳入视线的一束微光将他的困意烧得尸骨无存，章泽琪与三四十步外的一对明亮双眸四目相对。那头不知为何没有逃跑的动物可能是只麂，又有些像是只狍。章泽琪在认出那是只狍子的同时也在质问自己管它是什么作甚。

那只狍子看着章泽琪。章泽琪也看着它，他放缓了呼吸，不敢做一点儿多余的动作。狍子歪着头，似乎在判断远处树下这个七扭八歪的怪物会不会冲过来把自己的喉咙扯个稀烂。枪就在章泽琪的手上，他趁着狍子低头嗅着地面的功夫，抬起手将瞄具中心的小小红点靠向视野中狍子的身体。

扳机的手感远没有他想象的那样清脆，章泽琪开了两枪，第一枪打中了狍子的胸腹，第二枪扬起了它附近的尘土。它在发出一声嘶鸣之后便窜出了章泽琪的视线。手枪的枪声不大，但对没有耳塞的章泽琪来说几乎震耳欲聋。那声音在山岭的上空久久盘旋而不愿散去。回音像是这山岭的低鸣，惊醒了周遭的生物。飞禽从枝头跃起，走兽则四下奔逃。

章泽琪站起身，拖着酸痛的下肢，循着那头动物留下的血迹走去。

手头枪弹的停止作用不强，这点章泽琪是知道的，但他没有料到那头看起来愣头愣脑的动物在挨了一枪之后还能跑出一二公里。

那只被他打中的狍子倒在地上，嘴角挂着血沫。血液还在从创口中缓缓渗出，它或许还剩着一口气，等着他来割断自己的喉咙。他咽了一口唾沫，收起手枪，拔出了匕首。

他要把它还温热的尸体拖回营地，然后升起一堆篝火，用最后一点力气从尸体上割下一块粘连着油脂的肌肉，在火焰的毕剥声中将那块来之不易的鲜肉烤熟、享用，然后和这山岭一同入眠。他几乎可以嗅到想象中由美德拉反应产生的香气。他每走出一步，想象中的盛宴就理他越近一分。全身上下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催促他走得更快一点。

当略微走近时章泽琪才发现一个不太高大的身影立在倒下的狍的尸体旁，那人披着一件灰棕色的斗篷，虽然斗篷已经有些发白，但它的颜色还是与斑驳的地面不甚接近。那个人的手中端着一把老式的栓动步枪，面朝着章泽琪的方向，黑洞洞的枪口冲着的正是他自己。章泽琪看不清那个人的容貌，兜帽下的阴影使得那人的五官变得模糊。

章泽琪紧盯着那个人。他蹲下身子把刀丢到地上，然后将双手举过头顶。他硬着头皮又向前走了十几步。但就算是这样，章泽琪还是看不清那人的脸。

“仗已经打完了！”这是一位年轻女性的声音，在章泽琪听来有些沙哑。他愣在原地，不知该作何回答。

“你能听懂吗？”

“能……”

“从这里往东走十几二十里地就有一户人家。到那去吧，不用再躲着了。”

“小姐，这是哪儿？”

“你问这是哪儿？”

“我外地来的。”

“外地？哪个外地？出了这一块哪都是外地。”

“南方来的，出来采景的。这不走丢了嘛，都在这林子里困两三天了，没办法才想着这么搞点儿吃的。”

“什么人带枪出来采景？你这样可不像就呆了两天。”

“这不是怕外面乱么。”章泽琪低头看了看自己脏得不像样子的外套。

“那你不知道这是哪就来了？你是咋来的？”

“嗐，先是坐的火车。下车之后搭了辆黄鱼车，半路跟那开车的吵起来了就被人家丢这了。要不然哪能到这儿来。”

“算了……你过来。手别动。”

章泽琪撑着酸痛的双臂走上前去。那个人将步枪背到背上，伸出手把章泽琪的手枪从枪套里抽了出来。她盯着枪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摸索着退出了手枪的弹匣与膛中的子弹。她又拍了拍章泽琪的衣兜，拿出另一个弹匣，把它们分开放进斗篷下不同的口袋里。

“手放下吧。把它扛上，跟着我走。”她看了一眼章泽琪，然后指了指狍子。

章泽琪的嘴微微张开一道缝隙，然后他又以不易察觉的方式闭上了嘴。

“你是傻了吗？”

他叹了口气，看着那人身后的步枪，咽下一口唾沫。他把狍子的尸体抗在肩上，只得任由血液渗透他的外套。被温热血液沾湿的感觉令他的汗毛倒竖起来。披着斗篷的人扯着步枪的背带向山岭的更深处走去。章泽琪颠了下狍子，让那具沉重的躯体与他的脖子靠得更近。他尽量不去理会从一旁飘来的腥臭，只能不时地屏住呼吸。

“这是要去哪？”跟着那人走出了一段路的章泽琪忍不住问。

“多嘴。”

两人又走了一段路。

“我叫章泽琪。”

“我没问过你叫什么。”

章泽琪看着遮住了她面容的兜帽，眯起眼睛，微微皱了下眉头，然后加快了步伐。

“童安朴，安静的安，质朴的朴。”又走了几里的路，她才再次开口。

临界

机构不允许员工144死去，所以他没有死去。

他的手枪卡了壳，赶来的警卫们把他救了下来。他的同事被调去了其他部门。而那个与收容间相连的办公室被打上了封条，墙面上贴满了写着“禁止入内”的黄色便签。

现在，他是观察窗对侧那个被关着的那个家伙了。在被关进来之前，144从没注意过这些收容间的每一寸墙壁与设施上的每一个棱角都被缓冲材料覆盖着。这个总共六七平米的狭小空间里只有一张床，一个马桶，还有一个用以投放食物和其他物品的窗口。

不过他很明白，这帮研究员没把他绑在床上彻夜折磨就已经是莫大的仁慈了。他没有试着向机构提出过多的要求，只是希望能够能有人定期送几本书到他这里。机构上层也没有拒绝他的请求。书籍会在每周一的早上六点送达，他可以将那些没看完的书留在收容室中，但他最多只能拿到三本书，书籍的类别也有一些限制。这些规定是祭祀部门的人提出来的，一想到那些家伙，员工144就忍不住发笑，不是嘲笑，也不是不屑，只是有些无奈。

在白天，那个旋律无时无刻不在他的耳边回响，他也习惯了它。虽然是悲鸣，但仔细倾听的话，那些几乎无法辨明的字句中也流露着一丝独属于歌谣的韵律。在夜里，他会重复做着同一个梦境——他身处在一个巨大的建筑当中，他会在梦的开始从建筑的边缘向它的中心走去，栉比的监视器组成了建筑的墙面，每一个屏幕中央都有一条扭曲的黑色细线不停盘旋。他望不到建筑的另一头，只能拖动下肢机械地向前移动。这一行动像是神鬼使然，又像是被内心呼唤。144明白即使他能在梦中回想起上一个梦境的内容，他依然会向着建筑的中心进发。总有一天，他会目睹那里的存在。总有一天，他会弄清当时那个小小的房间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然，员工144恢复理智时已经是事件发生之后的第四个月了。起初被关进这里时，他会不顾一切地停止这清醒的疯狂。144不止一次地试着用牙齿撕破墙面的缓冲材料，他会因为双手被拘束服捆住而止不住地哭叫。他并非是完全地失去了意识，那个旋律会不断地烧灼他仍未死去的部分。他直到精疲力竭才能昏死过去，在比死亡更加恐怖的黑暗中得到片刻的安宁。这是144对于这四个月仅存的印象。这样的日子在那个巨大的建筑第一次在144的梦中出现才得以结束。

当144第一次从那个梦中醒来时，四下漆黑，屋中弥漫着消毒剂的刺鼻气味。他扭动着身体爬到床上，大口地喘息。而不是像从前一样——只要他醒着，不是在对着不存在的火焰胡言乱语，就是在徒然地寻求解脱。不过他的耳畔仍有低语萦绕，他躺到下去，一言不发。他的每一块肌肉都无比酸痛，他的每一寸皮肤都刺痒难忍。他恨不得闭上双眼睡死过去，但他始终无法入眠。

他想起了他的那位同事，但他想不起她的面容，她对现在的他来说似乎只剩下了一个模糊的概念、几段含糊的对话，抑或是某种飘渺的感觉。

第二天的早上，有人向收容室的窗口投递了一套宽松的白色囚服与一包他常抽的香烟，远远看去，那包香烟已经开了封。他勉强站起身走向监视窗，只看见了自己布满胡茬的消瘦面庞，144觉得自己老了十岁不止。他的眼窝深陷下去，眼白布满血丝。皮肤苍白而松弛，似乎用手指轻轻一捻就可以提起两寸，皮肤下的血管似乎清晰可见。他咧开嘴，露出自己的牙齿，他用舌头舔了舔那些缺少了牙齿的牙龈，然后无奈地哼了一声。

又过了一会儿，一个穿着厚实的防护服的护工在几个警卫的护送下走进了144的房间。护工先是给144脱下了拘束服，然后从提包中拿出一个圆鼓鼓的真空包裹和一个自拉密封袋递给144。144能隐约看见提包拉链的缝隙里露出的几个没有拆封的注射器。144盯着护工，咂了下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这件衣服你暂时不用穿了。”护工说。“那些东西用过之后放到袋子里，一个小时之后我再回来。”

“请问我在这儿呆了多久了？”

“你现在肯定不想知道。”

“对了，刚刚过来的那个人您知道是谁吗？”

“我不知道。”护工拎起提包走出了门。电子锁在发出一声清脆的“咔哒”之后便锁紧了。

员工144裸着上身，他将拘束服的袖管系在腰间，然后坐回了床上。他回忆着，他不明白究竟是怎样的力量才能摧毁一个人的神志。144走到投递口附近，拿起烟盒。烟盒里面只有一根香烟与一个快要没气的火机。他抽出烟杆，仔细地嗅了一下后才叼到嘴里将它点燃。那之后无论他再怎么努力也无法让那个燃尽了的火机起死回生。

在将一口充斥着浓厚焦油的烟雾吸入肺中后，144剧烈地咳嗽起来。他的身体随着咳声抖动着。他不再享受尼古丁带来的愉悦，而是厌恶地盯着那个默默燃烧的微小光点与它散发出的微薄烟气，直至它只剩下一个冷却下来的烟嘴。

他将烟嘴扔到自封袋中，然后打开护工给他的真空包裹，包裹中酒精清新剂的刺鼻气味让他打了个喷嚏。

他不知道自己的时间又会在这样的日子中消磨多久，他也不知道这暂时安宁的尽头又是什么。他只是拿出包装袋中卷成一卷的毛巾，将自己的每一寸皮肤都擦了个干干净净。

杂讯

章泽琪愣在那里，面对身前的木屋看得出神，甚至忘记将肩上扛着的狍子放到地上。童安朴踢了一下他的鞋跟后面，他的身体抽动了一下，然后才从木屋对他施加的小小魔法中跳脱出来。

“你怎么了？”

“啊，有点儿可爱……我是说房子。”趁着说话的功夫，章泽琪把狍子撂在了劈柴墩的旁边，活动了一下酸痛的肩膀。他用手拄着膝盖，不动声色地喘息着。

“跟你有什么关系。”童安朴摘下帽子，然后把双手叉在腰间。他这时才能看清她的脸。童安朴的头发并不长，只遮住了她的一点耳廓，而且乱糟糟的，看上去很是蓬松。她的五官标致，可一眼看过去给章泽琪留下的印象却是出人意料的平凡。只有嘴角微微向下弯曲的模样让她的脸庞带上了一点天然的愠色。或许是那不自然的冲突与既视感令章泽琪的心中多了一点冗杂的违和。

“这是一个人建起来的？”他问她。

“和你有什么关系。”童安朴眯了下眼，然后看向章泽琪的眼睛。“别什么都问。”

她推开木屋的门，走了进去。

“然后呢？”章泽琪朝着关上的屋门喊话。“把我带过来总要是为了什么吧？”

“为了可怜你！”她的声音从门的另一侧传来。

他耸了下肩，推开门径直走进屋中。章泽琪环顾四周，先是看见被左手旁窗台下的木桌吸引了注意。铜质的天象仪木在桌桌面上的一角里兀自转动，桌面上的其它位置几乎排满了工具架与手工制作的收纳盒，桌子上方挂着一把布满锈斑的制式步枪。桌子的侧面是一个被书脊挤满的木架，有相当数量的书籍都是用北方邻国的语言写就的。外屋的中央有一个矮胖的火炉蹲坐在那里，炉火已经熄灭了，但炉身还在散发些微的热量，火炉的一旁是一个低矮的石台，上面放着的是一块被无数挂痕覆盖的木板与一把猎刀。他注意到墙上的相框中裱着一块挂着三两勋章的绒布，徽章在阳光的照耀下闪耀着点点红色。阳光透过窗户，其身形被空气中漂浮的些许尘埃所记录下来，所有能被它的照亮的地方都笼罩着宁静的倦意，周遭的一切似乎都覆盖着名为时间的厚重尘埃。他惊讶于这个促狭的空间中的一切是如此的紧凑有序。似乎当中的所有的物件都是在某种他未曾知晓的朦胧情感中茁壮成长，并渐渐地填满了这里。

“我让你进来了么？”童安朴从卧室走了出来，她换上了一件对她而言过于宽松的夹克，这让她的身形显得更为细小。“你就把那狍子搁外面了？不怕招狼？”

“嗨呀，把这给忘了。那个能借我用一下吗？”章泽琪指了一下石台上放着的猎刀。

“你要是再用这个语气说话就给我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吧。”

章泽琪终于舒了一口气。他走到石台前面提起猎刀，然后向门口走去。章泽琪四下张望，找了一个对他来说还算合适的树桩，他将狍子拖到树桩前面，然后坐到树桩上面。他握着刀背，提起尸体的头颅，用刀刃在细密毛发下的皮肤上留下一道割痕。刀刃向下走着，使脖颈上的开口一直延伸到狍子的下腹。他划开包裹着腹腔的肌肉与筋膜，当中的内脏在他的眼前摊开。粘滑濡湿的肠衣在重力的作用下蠕动滑行，他用小腿固定住狍子，防止它的躯干向一侧偏去，好不让那些肆意横行的脏器跑出腹腔。

过了一会儿，门被“嘭”地一声推开了，章泽琪没有放下手中的东西，只是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望了一眼。童安朴从门口快步走到他的身旁。她用鞋子将附近地面上的落叶扫到一旁，就地坐了下来。她盘着腿，用一只手拄着下巴，盯着章泽琪的脸。

“怎么了？”章泽琪注意到了从身旁投来的视线，但没有停下手上的动作。

“我在想……一个好好的大活人怎么会在这儿乱走？”她见章泽琪没有开口，便继续说了下去。“跟我讲实话，我才能想办法帮你。”

章泽琪叹了一声。“我可能是政治犯，也可能是亡命徒。既然我到了这里，其中的前因后果也没有了解释的必要了。更何况我的枪在你的……”

“没有人是值得被相信的。”童安朴打断了他。“但大多数人都希望被人相信，我觉得你不是个例外，对吧？”

“哈哈。”他将狍子的头颅放到地上，转而看向童安朴。“那你自己呢？”

“承认想要帮你的人不是另有所图也是平凡的伟大，不是么？”

“道理全让你给占完了。”

“够了，别废话了。”

章泽琪又把头低了下去，然后扽起狍子的皮，继续用猎刀将那一层毛皮同其下的脂肪分离开来。

“喂！你说话啊！”

“拿个盆过来吧。”章泽琪抓了抓鼻子。

童安朴伸出手，握住了章泽琪拿刀的那只手的手腕。她手掌的触感粗糙而滚烫。章泽琪下意识地想要将手抽回去，但他却挣脱不开。

“又在那儿装傻。”

“我不是在避而不谈，只是这些并不重要，也没意义。”

“你这人怎么这么隔路？！给我好好说话！”

“我没有敷衍你，童小姐。你会知道一切你想知道的,我只是需要时间和机会才能解释。”

童安朴愣了一会儿，触电般地抽回了手。她把手掌在裤子上蹭了两下，然后将脸偏向另外一侧，看向一株不知为何生长得七扭八歪的杜香。她将另一只手放在膝盖上，用手指敲打裤子的布面。章泽琪不时看向她，但他的每一次动作都会让她避开他视线的姿势变得更加夸张。沉默在两人之间膨胀，占据了原本清凉的空气，令每一个被囊括其中的人都坐立难安。这样的气氛一直延续到章泽琪将手上的活做完，虽然他的手法不甚粗糙，但至少那粗糙手法的成果能让他自己满意。他站起身，把猎刀放到树桩上面，然后用手提起两条后腿，正当他要向前走去时童安朴扯住了他的衣摆。他脚下打了个趔趄，不过还是顺势停下了脚步。

“你之后要去哪里？”她问。

“去附近的村子，然后再想办法。”他微微仰头，看向被树丛遮住的天空，佯装思考。

童安朴张开了嘴唇，但没有发出任何声音，她只是松开了手，然后站起身来，用手掸去衣服上的尘土。

“不如我们做一个约定吧。”他微笑着。笑容带着半分诡谲，但更多的还是真诚。“我在离开这里之前一定会告诉你我的来路。相应地，你也要给我讲讲你的故事。”

“你这个满口车轱辘话的家伙能拿什么作保票？”

“语言的力量比你我想象的都要强大，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况且”章泽琪停顿了一下，似乎有意让她追问自己。

“况且什么？”

“没有人是值得被相信的，但大多数人都希望被人相信。对吧？”

她眨了眨眼。

“烦死了！”

童安朴抡起拳头砸向章泽琪的后背，给他留下了一块痛到发麻的红印。章泽琪憋红了脸，也空不出手，只能夹紧肩胛。学生时代跟着老师跳操的回忆不知为何在此刻从他的脑海中浮现。

童安朴攥着拳头快步走回了木屋，出来时手中提着一个打了好几个补丁的铝盆。她走到树桩前面，把分好的肉块连同毛皮和内脏一股脑地按近盆里。

“去给我找件衣服换上，打点水好好洗洗。晚上你给我做饭！”

章泽琪耸了下肩，然后趁着木屋的门还没有关紧时用鞋子抵在了门与门框之间。

控制

看看它。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被它欺骗。但我不会，我知道它是什么。你知道它是我用什么换来的吗。不，我不该抱怨，那都值得。

你能想象么？这个看上去像一件老旧臃肿的人类造物的东西是边界的一部分……好吧，它现在还不是。现在的边界被人们称为“图书馆”。当然，那并不是真正的图书馆，只是对于懵懂无知的我们来说那个统筹了全部信息的庞大且唯一的存在无限接近绝大部分人印象中的图书馆而已，而其当中的信息也无比友好地以书本的方式向我们呈现。它们一般都是边界的生物带来的，不过来到这里的绝大部分边界造物与生物都逃不过机构的监视与控制。

但“有需求就有市场”，这句话永不过时。

你也可以说这个像是阴极射线管显示器的东西就是“图书馆”的一部分，它和那些枯燥的书本的本质没什么不同——都是信息以一种我们勉强能够理解的样貌为蓝本呈现出的具象化外观。但当这些家伙取代了那些书本之后“图书馆”这个名字是否会被沿用那就要看后来人的想法了。

若是他们把它称作电影院我也不会有什么意见。

我不知道边界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以至于要放弃它用了无可计量的时间而造就的“图书馆”，可能是为了新时代的大众潮流？

好了，废话有点太多了。

编译已经完成了——我用的是汇编，不过你也可以试试别的不那么像魔法的语言。我一直都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些边界造物上会有如此人性化的输入输出接口，而生于宇宙的我们却连彼此的想法都不能明晰。

我着实是不明白。

信息的编译相当复杂，边界的人性化也止步于那三个简单的接口。监视器包含的信息要比那些书本更加抽象，它的两个输出口会不间断输出模拟信号。虽然机构已经完成了信号的解析，但我能拿到的资料有限，才浪费了如此多的时间来编译它们。

啊，我忘了解释它的原理。虽然这个监视器看上去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但它与边界的联系仍然存在。不，联系不是“仍然存在”，而是无法断开。这个，这个监视器会作为整个装置的核心部件，装置的外围部件会通过它来修改操作者在边界中的信息。装置像是病毒的衣壳，监视器则是像糖蛋白——虽然它是在装置的内部，但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就好。而我——操作者，就是装置需要骗过边界运送的信息，装置使边界认为我的信息出现在过去，或是未来……运送这个词可能不太恰当，装置做的只是修改一些参数而已，时间在边界中与长、宽、高、速度、加速度这些东西无异。不过对我来说，“运送”这个词已经足够精确了。但这种行为并不是没有代价，你也不可能永久地留在过去或是未来。边界迟早会察觉到这一错误，将你粗暴地“抛”回现在，在没有保护的情况下任何生物都会被这个过程撕碎，还原成基本粒子。

对于没有及时返回这点，这已经是我能想象到的最好的结果了。

我现在也不想去管那些该死的祖父悖论，编译已经杀光了我的脑细胞。反正这个理论要是不太可行，那些机构的控制们也不至于要来取我的狗命。

总之，我没有能送上太空的猩猩和猎犬。如果这个监视器能成功启动装置，那么祝我好运吧。

章泽琪关掉面前的DV机，抽出当中的磁带，将那个黑色方盒随手丢到房间的角落当中，也就是他自己的桌子的下面。此时的他陷进椅子当中，像是一个松散的木偶。他捧起桌子上的监视器，抱在怀中，双手微微颤抖。

他的身后立着一个巨大的黑色圆形剪影，在近乎无光的房间当中，章泽琪的身影被它完全吞没。发出微光的监视器像是那个黑色剪影的瞳孔般散发着令人目眩的颜色。而房间的其余部分都被色彩鲜艳的线材或基板填满，它们被胡乱地堆砌，但无一不与那个黑色剪影连接着。电气啸叫像是呼吸一般，让这个盘踞在房间当中的电子怪物更加可憎。

他粗重地喘息着，现在的他离跨越那道时间的高墙只有一步之遥。

章泽琪站起身，将那个监视器带到巨大装置的面前。那个装置像是一头被开膛破肚的野兽，它的内脏被暴露在空气当中，发出“嘀嗒”的声响，它的表皮被细线吊在棚顶，与被泡在固定液中的标本的模样如出一辙。装置的中间有一个方形的空位，等待着什么去将它填满。章泽琪俯下身，将手中的笨重家伙固定到铝制框架当中。他从装置中扯出三根线缆，接到了监视器上，他试着从操作面板启动装置，但面板上的指示灯只是删了一下便熄灭了，如燃尽一般。

章泽琪摘下眼镜，将它握在手中，他的手掌被镜框硌得发白。

“嗐，一次怎么可能就成功呢？”他自言自语道，接着便将眼镜装进了上衣口袋，回身向洗手间走去。

章泽琪把洗手池里蓄积的冷水泼到脸上，他本以为液体蒸发从他那儿带走的热量可以将他的理智归还，但他的双眼仍止不住地发胀。他摇晃着走到卧室的门前，拧开了把手。随着门轴转动的声音，他走进了卧室。

卧室里本不该有其他人的。

章泽琪看着坐在床上，穿着白色囚服的长发女人。

“你是谁？”章泽琪如此问道，他面容平静，声音却在颤抖。

他知道它们的存在，他在机构中见过它们，却无法分辨它们。它们并非人类。它们是机构的存在意义。外来者，拟似者，泄漏物，污染物，边境生物，危险，恐惧，未知。这些字符在他的脑海中涌出并飞速地流过，拼凑出一个硕大的抽象概念。

她没有立刻回答他的问题。她下了床，立在他的面前。那动作不是站立，而是她的每一部分肢体都以脱离引力的方式在他的面前重组成一个模糊的人形。章泽琪后退了一步，一只手向门的方向抓去。但他也只能做到这些，他深吸一口气，停下来看着它靠近。

她来到他的面前，颠起脚尖，伸出双手，用每一根手指去触碰他的脸颊。指尖越过颌骨，去感受耳廓的形状，她的手指温热纤细。她的瞳孔抖动着，她用干涩的唇呢喃，那是言语，也是歌声。她将他抱在怀中，侧脸紧贴着他的面颊，用嘶哑的声音对他耳语。

“我是管理者，我是旅行者。我是戏台上的武旦，我是战场上的乐师。我凝视，我避让，我守护。我是世界的大梦，我是边界的幻觉。我是未完的交响，我是将熄的火焰。我见过你的未来，我知晓你的名讳，而我为你而来。”

温热的空气在章泽琪的附近氤氲，但他却嗅不到任何属于人类的气味。而他所依附的实体似乎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诡异幽灵，似乎是只有他能看见的诡异幽灵。

花簇

“我记得你有一个哥哥。是他么？”

“是的，是他。”

“我算是认识他吧。我和他一起在0522实验室工作过一段时间……我们闲聊的时候他总是会提起你。”

“我们之间可以找到一个更好的话题的。用其他人对我的评价来挑起话题会让你显得很蠢，而且很坏。对我，对他，你都一无所知，不是吗？”

“可这场谈话避不开他，不是么？”员工144反问。

委员049翘腿坐在收容室舷窗下的椅子上。虽然她的视角更低，但049刻意把头抬高了几分，好让自己去俯视曾经那位同事的眼睛。她左手的中指与无名指间夹着一根烧了一半的香烟，烟气让房间的空气变得灰蒙蒙的。她那齐肩短发扎成的马尾高高翘起，合身的制服让她看上去比以前更加干练。她坐在那里，像是一只盘踞在沙棘阴影中等待猎物的沙丘猫，凶悍，却又令人不免觉得可爱。